

在革命的烈火中

姚文元著



在革命的烈火中

姚文元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87号

科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套号 824 字数 13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frac{1}{2}$ 插页 2

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500册

定價(5)0.60元

前 記

一九五七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历史上将会永远記載着这个燃燒着革命的烈火的年代。偉大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們的政治面貌和思想面貌，为以后几十年的建設扫清道路。

不到一年，所写的杂文竟比过去整两年所写的还要多，这恐怕是出乎大喊“小品文的消亡”的徐懋庸意料之外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剧烈的辯論，是針對着某一种思想、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人而發的。在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也沒有“标新立异”地故意要写爭論文字，祇是由于心有所感不得不發，或者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写，都是服从于当时当地的斗争任务。現在总的看起来，却反映着这一年思想領域中的特点——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特別尖銳、特別广泛、特別鮮明，并且带着不可調和的性質。我这些短文，不过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罢了。倘若沒有这个阶段上的党的指示，沒有党領導下的整風运动和反右斗争，恐怕集子中就很少有意义的东西

剩下了。所以，写这些东西，个人的作用是很渺小的。如果这五十多篇拙劣的、不配称为艺术品的文字还有暂时存在的权利，那也许就因为这些文字曾经充当过激战中的彈藥，从它們中間可以略略看出斗争的發展过程，还留存着这一年革命的大火的一个側影的緣故吧。

文章仍是按照時間排列的。根据这一年的特点，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中央宣傳會議之前写的。这一部分中的文字多数是針對着各色各样开始采取进攻姿态的修正主义。例如“談‘一窩蜂主义’”是針對文匯報的电影討論，“奇怪的邏輯”是針對当时什么文艺要“揭露黑暗”、詩要有热情就必须去描写“狂热的接吻”、新詩不配称为詩等等的奇談怪論。記得关于詩的那一小段中有几句话是原封不动地从新观察一篇文章上抄下来的。“杂談風格、領導和規格”的爭論的焦点是党的領導問題，在解放日报上曾經引出了一連串的討論文章。“在‘奇案’背后”則是想以实例来証明資本主义的“新聞自由”的虛伪性，当时要求所謂“新聞自由”的論調已經露头了。……現在看上去，一年之初思想战綫的問題就反映得这么尖銳，这么广泛，已經預示着这一年可能有大風暴到来。但我自己当时却是并没有感到这一点的。

第二部分是在中央宣傳會議之后到反右斗争开始之前写的。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同整風、貫徹宣傳會議精神有关。“拍賣行中的声音”是反对革命队伍中的个人

主义思想。“三则广告”是批评文风中的八股调。“人的价值”和“谈称呼”，都是反对党员特殊化，强调和人民同甘苦、共呼吸的。这些都是属于“自己放火烧自己”。此外还有一些，是对着在整风中出现的一股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歪风，例如同王若望的辩论就属于这一类。当时因为怕影响“鸣放”，文字上就力求婉转，现在有的地方作了一些修改。其中“不要和时代脱节”原来是一篇较长的杂文，投到当时的文艺报，编辑部回信说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揭露文艺界内部矛盾”的文章，这篇杂文因为强调了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不合需要”，退了回来。后来学术月刊选用了第一节，现在也就留下这一节。“望洋集”写得较为隐晦，其实大都是针对着当时的歪风的。最后一节是想提醒有些人不要在“一阵风”中倒下去，不要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要坚持真理，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作用。

第三部分是反右斗争开始后写的，也是这个集子的主要部分。这一时期是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战斗时期，猛烈的革命的怒火烧向右派，在这个时候写的文章不能不带着较浓的火药味，个人的感情也是很激动的。文章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格式，有的就是政论，专门讲道理了，有的是为“党的生活”写的短评，失去了杂文的性质，这也是因为斗争的需要。政论性的文章如果写得过于含蓄，在战斗剧烈的时候反而有碍于把思想清晰有力地表现出

来。有一些写得较为匆忙，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动，让它保留着一部分时代的特点。

最后一部分是在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正面的歌颂或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祇有三篇，现在也独立成一段落，以备一格。

以上的文章，都写于今年一月至十月。祇有“‘针尖’不要刺错了对象”系去年十二月间所作。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没有收进“细流集”去。在编这本集子的时候把这篇杂感又看了一遍，觉得文中涉及的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以后发展成为大辩论的焦点之一，日期也紧接着今年的文字，所以收入，按时间排列，就放在第一篇。关于被批判的文字，本来想选几篇作为附录的，现在觉得这些论点已被广泛引用和广泛批判，不必要再附录了。但我深信在今后思想斗争的道路上，是还会碰见类似的敌对思想的。

生活永远在斗争中前进。在一九五六年，谁又能预见见到一九五七年有这样巨大的革命风暴呢？现在展望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有新的群众运动，生活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经济建设上巨大的胜利在等待着我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光辉成就在召唤着我們，但胜利和成就决不会自动来到，仍然要经过艰苦的斗争，要克服政治上的敌人的反抗，要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要克服我們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一切都还将是

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論無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我們同資产階級右派的矛盾基本解决了，新的矛盾同新的斗争又放在我們面前。党就在领导我們克服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把我們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改造自己，老老实实地向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学习，在未来的岁月同未来的斗争中，能繼續作一个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思想战线上的小兵。

姚文元

1957年10月27日

目 次

前記.....	1
“針尖”不要刺錯了對象.....	1
幸福和享受.....	4
艱苦和磨煉.....	7
未來集.....	10
量衣台邊的雜感.....	14
也談感情.....	17
影評家和英雄.....	21
談“一窩蜂主義”.....	24
雜談風格、領導和規格.....	27
在“奇案”背後.....	31
奇怪的邏輯.....	34
拍賣行中的聲音.....	37
三則廣告.....	40

英国人民的愤怒.....	45
望洋集.....	48
論辯出真理.....	51
談称呼.....	55
順流和逆流.....	59
不要同时代脱节.....	62
一点补充.....	65
人的价值.....	72
关于青年的杂感.....	76
录以备考.....	79
我們要反对的是什么?	82
从恐吓信中所窺見的.....	86
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場上.....	89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	92
“过去是有功劳的”.....	96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驗自己	101
談阶级仇恨与阶级斗争	104
揭露謎底	108
魯莽耍的是什么把戏?.....	111
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別右派分子的試金石	115
一种右派人物的灵魂	121
党頌	125

温情主义及其他	128
讀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	131
乘胜追击	135
駁施蛰存的謬論	138
从“来函照登”說起	144
流沙河与“草木篇”	152
魯莽被什么人“利用”?	156
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	160
丑相	165
走哪一条路?	168
駁徐中玉向党进攻的六个論点	188
在斗争的風暴中所想到的	197
辟謠三則	200
从“这是一场革命”来看問題	205
十个“客觀上”	209
摄影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212
丁玲的才华何怜之有	217
重視工农知識分子	221
平凡的新聞,伟大的道德	225
人类的驕傲	228

“針尖”不要刺錯了对象

古人有一句話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這話雖非到處都適用，但對於那些不是從實際病症出發開出來的藥方，却常常是適用的。這種藥方出發點是好的，結論却不一定對。

看了十五日新民報林放同志“‘基本上’之減少”一文，我就有這樣的感覺。本來，“基本上”的濫用是一種壞現象，我自己也寫過短文諷刺過。但我以為，“基本上”的濫用，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主觀主義不了解情況，說不出所以然，又缺少責任心，只好用“基本上”這個公式來應付，多數並非因為作者怕片面。所以，反對“基本上”，恰恰要提倡實事求是，了解情況，用切切實實的分析來代替或補充“基本上”這個公式，而不是提倡片面性或根本否定它。但林放同志卻認為：“說穿了，是作者的心虛，怕被人扣帽子”（順便說一句，林放同志文章中是常常把一切不夠“大膽”都歸於有人“扣帽子”或揮“棍子”的，例如“從何說起”一文中，就憑猜測把陳白塵同志文章中加了括弧的地方，

叫做有人用一种理論“棍子”使他“被迫”这样写的，然后对这种他自己想出来的“棍子”猛烈地开火)，从而根本否定了批評或杂文中可以用“基本上”，認為它只能用之于总结上。他認為“批評一个工作部門”，如果“必先肯定其成績是‘基本’的，然后才談缺点”，是“無助于問題的討論的。”“批評需要保險，‘基本上’就不能算尖銳的批評；杂文需要保險，‘基本上’就不成其为杂文；諷刺如果要作正面交代，那末，諷刺文和諷刺画‘基本上’也就完蛋了。”

这“針尖”的确是相当“銳利”了，可是刺在什么东西上呢？刺在濫用“基本上”嗎？刺在怕片面而不敢爭鳴上嗎？不完全是这样。它同时也是刺在全面性上，刺在实事求是的文章上。

首先肯定成績是“基本的”在一部分批評文章中是必要的，假使这种批評是全面的估价一个部門或一件工作的批評，被批評的部門成績的确是“基本的”，而不这样說又可能引起人民誤解的話。如批評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某些缺点的文章，那就必需首先肯定成績是主要的或“基本的”，然后指出缺点，不然就会引起政治上的誤解。在批評国家物資供应中的某些缺点时，也应当首先肯定成績是主要的或“基本的”，不然就会使人民忽視客观存在的困难。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保險”，而是忠实于事实，是出于对批評效果的考虑。文章是写在紙上的，要同千万个人民見面，特别是具体的报道，影响更大。作者的笔下全

面一点，斟酌一下，人民的思想也全面一点，那又有什么坏处呢？当然，那些根本不需要用“基本上”“主要的”这类词彙的文章，就应当坚决不用它。

反对滥用“基本上”，批评怕片面而不敢争鸣，提倡大胆讲话，这都是对的，但这并不等于把片面性当作优良品种大叫大喊来竭力推广，更不等于全面性就应当反对。林放同志最后一句话也说：“这种现象‘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他的杂文并没有因此就“不能算尖锐”而“完蛋了”，那么，为什么别人在需要用的地方用了这三个字，就一定是“不能算尖锐”或“完蛋了”呢？

1956年12月

幸福和享受

“閃光的并不都是金子”，享受并不都是幸福。

然而有些青年朋友却常常把“幸福”和“享受”看作同义語。他們向往幸福，于是就拚命追求享受。当享受的欲望不能得到滿足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生活中失去了幸福，于是苦悶、懊喪、消沉。有一次我到大东南烟厂去，汪繼芳同志告訴我，有一个青年工人經常在宿舍里無緣無故地大吵大鬧，击床蹬地，当別人問他什么緣故时，他就消極地說：“袋袋里沒有鈔票，身边沒有女朋友，做人有啥意思呢？”

很显然，这位青年是把享受当作唯一的幸福的，“享受”的內容就是“鈔票”和“女朋友”。这种观点在一部分人中恐怕是相当普遍的。——然而我又要問一句：有了鈔票和女朋友难道就真的有了幸福了么？不，鈔票会用光的，用光了还想要用，就可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弄錢；由于花錢上的不良習慣，还会引起同志們的不滿，受到批評。把爱情仅当作个人的享受，那在自己不能滿足对方

享受，或对方不能滿足自己的享受的时候，愛情就会破裂，接着是痛苦和磨折。从享受出發而追求幸福的人，最后的收获必然是痛苦，这在新社会中几乎已經成了一种規律，可是还有不少青年人不了解这一点。

我不否認，合理的享受会給人带来幸福。然而我要再三再四地說：最大的幸福决不在享受里！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真正是为人类創造幸福的时候，他才会有自己的幸福，他的精神才会被幸福的感觉所渗透，才会从内心体验到生活全部的意义和它的美好。也只有在当你感到自己对人民有所贡献的时候，你才能够無愧地享受愛情和物質带来的愉快。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工人巫帕格給我看了一組詩，有一首短詩我觉得非常好：

吃和睡，
是猪的生活；
难道加上玩和穿，
就能算是人的生活？

人的生活和猪的生活的界限，并不是人比猪享受得更多一些，而是人会劳动；手表、玻璃絲袜、最新式的燙髮、最时髦的服装、最丰盛的酒菜……这些都不能給你带来可以称为人的幸福的那种幸福。这种幸福，只有当你把全部的精力都投身到建設祖国的斗争中去的时候，当

你的心灵充满了劳动的热情的時候，当你确实感到自己的生命并不是白白逝去，而是在世界上留下了什么的時候，才能够得到。

对于爱情也是一样。自私的人是得不到持久的爱情的，只有热爱祖国、热爱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才能得到持久的爱，只有把自己双臂紧紧地拥抱全人类的人，才能永久地紧紧和爱人拥抱！

从这条道路去追求幸福，才能得到真正的人的幸福。资产阶级极端的个人享受主义，本质上同猪的“幸福”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根本不必去羡慕，更不用去追求。现在有一些青年朋友唯一的从享受上去追求幸福，是一条歪路。他们终将同“萨特阔”一样发觉，幸福并不在虚无缥缈的海外，而在为建设祖国而艰苦奋斗的劳动中。

1957年1月